

臺灣南島語言瀕危狀況研究： 抽樣調查之結果*

劉彩秀、章英華、李壬癸
世新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

本研究採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語言活力與瀕危」中關鍵的指標一到指標三來研判九個臺灣南島語言活力。考量鉅視結構的人口規模因素，將這九個族群分成中型族群、小型族群，以及微小型族群。在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10 月間，取得 1,879 份有效問卷。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九個臺灣南島語言保存的量化資料，特別是 16 歲（含）以上族語使用者推估人口與所占百分比、老中青年齡層族語使用者推估人口數與所占人口百分比，以及族語活力等級。族語活力大致上與族群人口規模成正相關。然而人口規模和族語活力指數並非有完美的對應。卡那卡那富、拉阿魯哇、邵、賽夏和卑南這五者表現相當不樂觀，低於預期許多；而僅有一千多人的噶瑪蘭卻有近似中族族群的優質表現。在 1960 年之後，隨著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導致族群隔離性大大降低，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改用華語，導致族語與其他臺灣本土語言快速流失。

關鍵詞：臺灣南島語言、語言瀕危、鉅視結構、族語人口推估

* 本論文為科技部「族語保存現況調查專題研究計畫」（NSC-101-2410-H-001-094-MY3）的部分成果。本調查分別受到中央研究院林季平教授、陳文德教授和謝淑惠教授的專業協助，特此表達感謝。也非常感謝本計畫助理陳鳴鸞女士和本計畫訪員的多位耆老、族語老師的投入付出。最後對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專業建議以及編輯團隊的用心與指引，表達我們由衷的謝意。

1. 前言

目前世界上現存的語言有 7,168 種，其中卻有高達 3,045 種語言（42.58%）處於瀕危的狀態（Ethnologue n.d.）。除非採取有效措施，否則在一個世紀之內，這些瀕危語言都可能滅亡，搶救當今瀕危語言已成為國際間共同關切的重要課題（Dalby 2002，Krauss 2007，Moseley 2010）。在擁有一千兩百多種的南島語系裡面，臺灣南島語言總數雖僅有二十多種，但語言之間卻差異最大，因此最有可能是古南島民族的發源地，而且保存了最多古南島語言的特徵（Blust 1985，Li 2008）。臺灣南島語言對整個南島語系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今日它們卻都面臨消失的危機。在這些語言當中，尤以人數較少的語言及方言的瀕危度更為嚴重。由於強勢外來語言（即閩南語、客語、日語，以及華語）在不同歷史階段進入各臺灣南島語言社區，或是臺灣原住民族群之間人口數量少的族群會以人口數量多的族群之語言為共通語，以致於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以其他的語言取代本族母語，這通常是該族語死亡的前奏，歷史上的例子不勝枚舉。

在進入 2000 年後，全球化和網路化的快速發展，臺灣各原住民族語活力面臨更嚴峻的挑戰，搶救族語成為至為迫切與重要的工作。為了進一步了解各種臺灣南島語言瀕危的狀況，並為其瀕危程度提供客觀的數據及依據，在李壬癸組成的中央研究院跨領域研究團隊（含兩個語言學學者李壬癸和劉彩秀、一個社會學學者章英華，以及一個地理學與社會統計學者林季平）努力下，執行科技部資助的三年期（2012-2015）「族語保存現況調查」研究計畫。該計畫針對人口數在兩萬以下的九個族群（邵、拉阿魯哇、卡那卡那富、噶瑪蘭、賽夏、鄒、魯凱、賽德克與卑南）進行分層隨機抽樣調查。就抽中之各族 16 歲（含）以上的人口，以問卷調查這九個族群的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的情形，以便進而推估各族群族語使用者的人數、所占比例及傳承現況。該計畫按照受調查的原住民族人口在各類行政區域所占比例，建立抽樣架構，製作出受訪樣本名單，徵選各族精通族語的族人，經過問卷訪問訓練後擔任訪員，在抽樣地區進行問卷調查以及族

語能力測驗，最後取得有效樣本 1,879 個（母體人口數 40,616），占總人口數 4.6%。

本文之研究運用上述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旨在達成兩個目標。其一，採用學界公認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語言活力與瀕危」（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簡稱 LVE）中關鍵的指標一到指標三（UNESCO 2003），研判臺灣南島語言的活力指數與瀕危現況，並推論其未來可能的發展。其二，依據九個族群的人口規模大小，檢驗其族語活力的差異，並從鉅視結構提供一些嘗試性的解釋。

2. 文獻回顧

2.1 語言瀕危度之評估

在語言活力與瀕危語言的研究領域裡面，鑑定所調查語言的活力與瀕危度乃是核心的基礎研究（Obiero 2010）。語言學界並無統一的準則來評估語言活力與其瀕危度，且有好多種的評量標準。Giles et al. (1977) 最早提出語言活力的這個說法，也列出影響語言活力的三大因素，分別為經濟社會地位、人口與制度的支持。但現今常用的評量標準主要有兩種，分別是 Fishman (1991) 的〈世代傳承失調分級表〉（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瀕危語言特設專家組（UNESCO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s）在 2003 年「語言活力與瀕危」（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簡稱 LVE）官方報告裡面頒布的九個語言活力指標（UNESCO 2003）。因本研究採用 LVE 中的三個指標來研判臺灣南島語言活力，下面介紹 LVE 指標的評量方式。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瀕危語言特設專家組所頒定的 LVE 的九個活力指標分別是：

1. 代際之間的語言傳承；
2. 使用該語言的絕對總人口；
3. 在總人口中使用該語言的比例；

4. 在現存場域的使用趨勢；
5. 新領域和媒體的回應；
6. 用於語言教育和學習材料；
7. 政府的和機構的語言態度和語言政策（包括官方地位使用）；
8. 社區成員們對自己語言的態度；
9. 語言記錄的數量與品質。

在上述的每一個指標裡，語言活力與瀕危狀況被分為六級，分別為：已經消失型（0級）、極度瀕危型（1級）、嚴重瀕危級（2級）、肯定瀕危級（3級）、不安全型（4級），以及安全型（5級）。LVE 級數越高，語言活力越強而瀕危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瀕危語言特設專家組所公布的 LVE 指標問世以來，廣泛地被學者們和各國政府組織運用來評估語言活力和語言瀕危度（Maffi 2005, Guérin 2008, UNESCO 2011, Lalik 2015, Lüpke 2019, Nwankwo 2021）。從運用 LVE 活力指標的實證調查結果來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訂定的這九個指標在判讀語言活力和瀕危度的重要性並不相同。外加上各別研究者、官方單位或是團體組織對於這九大指標的重要性的排序並無共識，以致於他們在判讀所調查的語言活力和瀕危度的指標選擇上有所歧異。以下舉例來說明三類不同的情形。其中有一種情形是將 LVE 的九個指標都全部納入評估語言活力，如 Brenzinger (2007) 與 Florey (2009)。另外一種則是相反的作法，選擇最重要的一種指標來分析語言的活力，例如 Austin (2008) 和 Norris (2007) 均認定指標一「代際之間的語言傳承」是最關鍵的指標來決定語言活力是否健康。第三種情形則是選擇數個指標綜合評估，茲以 Grenoble (2011) 和 Lee and Van Way (2016) 為例來說明。Grenoble (2011) 認為決定語言活力和瀕危度的關鍵點在於有語言的使用者本身，而對應到的指標共有三個，分別是指標一「代際之間的語言傳承」、指標二「使用該語言的絕對總人口」，以及指標三「在總人口中使用該語言的比例」。Lee and Van Way (2016) 則是判定指標一、指標二、指標三與指標

四「在現存場域的使用趨勢」這四個指標最重要，並運用這四個指標寫入一個計算公式來判斷語言的瀕危度。有鑑於採用全部九個指標不易達成，依賴單一指標容易造成偏頗，本研究參考 Grenoble (2011) 的做法，運用簡化的三個關鍵指標來評估臺灣南島語言活力和瀕危度，此舉實為可行且合宜的作法。

近二十年來，臺灣本土語言活力研究亦大多採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LVE 指標，提供了臺灣本土語言活力具體數據和瀕危指數。這些研究結果呈現臺灣各族群的語言陷入程度不一的瀕危狀況。在閩南、客、原住民三個族群語言的世代傳承來看，閩南語的活力狀態最佳，介於第 3 級「肯定瀕危型」與第 4 級「不安全型」之間（張學謙等 2017）；客語位於第 2 級「嚴重瀕危型」（張學謙等 2020，客家委員會 2022）；而現存的各臺灣原住民族語活力分布在第 1 級「極度瀕危型」、第 2 級「嚴重瀕危型」與第 3 級「肯定瀕危型」這三者（李壬癸等 2015，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6a）。上述這類研究成果使臺灣政府相關單位制訂語言政策有所依據，亦對社會大眾對臺灣本土語言存續提出了重要的警示。

2.2 臺灣南島語言之瀕危度評估

在 1949 年至 1987 年戒嚴的這三十多年期間，國民政府獨尊國語、消滅地方母語的語言政策，加上解嚴後快速的社會變遷與人口遷移之長期發展之下，現今臺灣本土語言活力快速流失，各族群的語言傳承出現斷層，紛紛陷入瀕危的困境。1987 年解嚴之後，政治大環境的鬆綁，使臺灣語言政策朝向開放多元；在解嚴的隔年 12 月由上萬人參與的「一二二八還我母語大遊行」，匯集了爭取本土語言保存的有識之士（洪惟仁 2002，施正鋒、張學謙 2003）。自此以後，臺灣各界對挽救母語流失的積極行動，如寒冬過後之春雷轟然響起，閩南、客家與原住民各族群積極展開搶救族語行動。

臺灣南島語言活力調查在呼應這個時代的召喚下應運而生。謝國平（2007: 11）指出，「我們認為針對現今台灣所有語言，特別是原住民族語

言，作語言活力評估是目前 RLS（挽救語言流失）比較迫切需要作的事。」本文獻回顧將臺灣南島語言活力研究劃分成三個時期，分別為：

（1）「開創期」：1977-1999 年；（2）「發展期」：2000-2011 年；與（3）「成熟期」：2012—迄今。以下分別就這三個階段簡要地介紹臺灣南島語言活力與瀕危度的評估方法，以及當時臺灣南島語言的活力與瀕危程度。

2.2.1 開創期（1977-1999）

1987 年解嚴之後，由關懷臺灣本土語言發展的學者與有識之士開啟了臺灣南島語言保存調查的草創期。在此時期已有不少研究著作發表，包括李壬癸、何月玲（1988），何德華（1995），汪明輝、浦忠勇（1995），林金泡（1995），黃宣範（1995），以及曹逢甫（1997）。下面以黃宣範（1995）和曹逢甫（1997）舉例說明他們的評量作法。

黃宣範（1995: 156-162）參考 Giles et al. (1977) 的作法，制定了四個評估語言活力的指標：（1）比較就學前學會的語言與長大後學會的語言；（2）比較上一代與下一代的語言世代傳承；（3）比較不同語族相互學習對方的語言的程度；以及（4）比較不同語言使用的「情境」的差異。黃宣範（1995: 162-164）對比 81 位臺北市就讀的原住民大專學生和 67 位玉山神學院原住民學生，研究結果顯示就讀臺北大專生的臺灣原住民族語在兩代之間流失率是 15.8%，三代之間為 31%；而玉山神學院原住民學生，在母語維持和母語認同上，則沒有受到國語政策的影響。

曹逢甫（1997）遵循 William Labov 的社會語言學的分析法（如：Labov 1966），從年齡、性別與教育程度三個社會變項，檢驗閩南、客家、八個原住民族群的母語和國語這兩者在自評能力和場域使用上的表現。曹逢甫（1997: 41-47）的研究結果發現閩南人的母語能力最好、原住民次之，而客家人墊底。從老中青三大年齡層來觀察，曹逢甫（1997: 44）指出「母語能力流失最多的是客家人、其次是原住民，最少的是閩南人。」在這三大族群族語使用的部分，研究結果顯示族語使用和年齡成正比，而和教育程度成反比。

2.2.2 發展期（2000-2011）

在進入 21 世紀之後，臺灣本土語言被納入九年一貫的國小鄉土課程，小學生須從閩南語、客家語、臺灣南島語言中擇一修課，臺灣本土語言成為必修的正式課程。在二十一世紀初期（2000-2009 年），投入搶救臺灣南島語言的學界人士、地方耆老，以及團體組織越來越多。在此同時，自 21 世紀起全球大量語言活力快速流失，讓國際上對於挽救語言流失的迫切性有所共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03 年公布「語言活力與瀕危」（LVE），從九大指標各別確立六個瀕危等級。國內學者與研究生紛紛投入檢驗臺灣南島語言活力與瀕危程度。在此時期已累積了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如：洪惟仁（2002），陳淑嬌（2003, 2007），林蒔慧（2005, 2006），陳淑娟、江文瑜（2005），陳淑娟（2007, 2009, 2010），邱英哲（2008），陳麗君（2010），Tang（2011）等。在此時期，Fishman（1965, 1972）的場域分析（domain analysis）和 Ferguson（1959）的雙層語言（diglossia）已廣泛地被學者運用來檢驗本土語言活力和流失。

2.2.3 成熟期（2012—迄今）

在 2012 年之後，臺灣南島語言活力調查邁入了成熟期，在此時期的臺灣南島語言活力研究著作相當多元。臺灣南島語言活力調查除了學者執行的研究計畫（如：林君屏、包基成 2013，張學謙 2016），以及碩博士研究生為學位論文（如：卓若媚 2014，陳誼誠 2017）所執行的調查研究之外，有鑑於臺灣南島語言嚴重流失，相關政府單位挹注資源，臺灣南島語言活力與瀕危度也開始有大規模的研究調查，即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2, 2013a, 2016a, 2016b）與李壬癸等（2015）。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在 2012 年—2016 年執行「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展開大規模十六族族語活力調查。一開始先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負責第 1 期噶瑪蘭、邵、阿里山鄒語、卡那卡那富與拉阿魯哇這五族（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2）和第 2 期阿美、布農、卑南、賽夏、雅美與撒奇萊雅這六族（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3a）；接著

由世新大學負責第 3 期泰雅、排灣、魯凱、賽德克及太魯閣這五族（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6b），以及 16 族綜合比較研究（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6a）。該研究以戶為抽樣單位進行分層集群抽樣，交由培訓過的訪員進入家戶進行面訪，執行「原住民族語狀況調查問卷」及「原住民族語能力調查問卷」，成功完訪問卷為 20,084 份。

中央研究院李壬癸領導的中央研究院跨領域研究團隊，在 2012 年—2015 年期間執行國科會「族語保存現況調查」研究計畫，針對人口總數少於二萬人而瀕危程度可能較為嚴重的九個臺灣原住民族進行調查。這九個族群包含：魯凱、卑南、賽德克、鄒、卡那卡那富、拉阿魯哇、賽夏、噶瑪蘭以及邵。該調查遵循分層規模大小成比例多階段抽樣（stratified multi-stage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與調查原則，嚴謹地執行問卷面訪與族語能力測驗，取得 1,879 份有效問卷（李壬癸等 2015）。

目前利用這兩個大規模的臺灣南島語言活力研究資料庫產出的族語保存相關的研究成果包含了 Liu et al. (2015)，陳誼誠（2017），Li et al. (2021)，以及劉千嘉、章英華（2021）。陳誼誠（2017）乃是運用上述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執行的「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第 2 期實施計畫」有關阿美族語保存的量化資料（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3a），利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LVE 九項活力指標，進行阿美語五大語區與整體活力評估，並推算出會說阿美族語者約占阿美族總人口數 45%，約 11 萬餘人。而 Liu et al. (2015)，Li et al. (2021) 與劉千嘉、章英華（2021）這三筆研究產出均採用「族語保存現況調查」的研究資料（李壬癸等 2015），但均未有系統地以瀕危指標檢視各族語的發展狀態。李壬癸等（2015）繳交的國科會研究成果報告係就研究計畫的整體說明，並非正式發表的論文，其內容包括：研究方法、樣本概況、語言聽說能力、語言使用概況、族語聽說能力的人口推估、族語態度等。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族語現況調查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布 2013 年 3 月原住民族人口數（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3b），以人口規模低於二萬人的九個臺灣原住民族人口數為研究對象。這九個族群以及人口總數分別是卑南族 12,919 人、魯凱族 12,556 人、賽德克族 8,447 人、鄒族 6,489 人、賽夏族 6,252 人、噶瑪蘭族 1,312 人、邵族 730 人、拉阿魯哇族 282 人，以及卡那卡那富族僅 248 人。¹本調查按照人口數規模將這九個族群分成中型族群、小型族群與微小型族群。中型族群為人口介於五千和兩萬中間者，共有卑南、魯凱、賽德克、鄒與賽夏這五個族群；小型族群為人口數介於一千至五千中間者，僅有噶瑪蘭；人口數少於一千人為微小型族群，分別有邵、拉阿魯哇與卡那卡那富。

3.2 抽樣設計

本研究所使用的「族語現況調查」資料，是以臺灣地區戶籍登記為受調查的九個臺灣原住民族，在 1997 年以前出生（16 歲（含）以上）於臺灣地區戶籍登記屬受調查的九個原住民族群的全部人口數為調查母體。為求以足夠的樣本反映各族群實際狀況，小型族群與微小族群亦應有相當的樣本數。調查考量調查成本與相對應的人口數，該調查決定五個中型族群（即卑南、魯凱、賽德克、鄒與賽夏）預計各取得有效問卷 300 份，小型族群的噶瑪蘭為 120 份問卷，三個微小型族群（即邵、拉阿魯哇與卡那卡那富）各為 60 份問卷，預期最後能完成 1,800 份問卷。估計調查的完訪率為 60%，須建立 3,000 個樣本名單。

¹ 拉阿魯哇和卡那卡那富在隔年 2014 年 6 月 26 日才成為南島委員會認定之臺灣南島民族的第十五族群和第十六族群，在 2013 年 3 月時並無官方統計資料，而是被歸入鄒族裡面。研究團隊邀請拉阿魯哇和卡那卡那富的長老協助從鄒族名單中將拉阿魯哇族人和卡那卡那富族人給挑出，從而建立鄒、拉阿魯哇和卡那卡那富這三族群的母體資料，並確認其族群人口數。

該調查利用內政部戶政司 2013 年 3 月底這九個族群的原住民族戶籍登記資料建立抽樣名冊，以村落或鄉鎮市區為單位進行分層集群抽樣。依據各分層所登記之所有鄉鎮市區或村里之人口數，按照人口數比例來分配各分層擬抽出之樣本數。抽樣區域分為三大類，分別為原鄉地帶、鄰近部落非原鄉地帶，以及都會地帶。依照上述三類地帶所占各族人口（在調查當年滿 16 歲（含）以上）的比例，決定各族應分配於各地帶的樣本數，最後從村里或鄉鎮中抽出受訪樣本。原鄉地帶以村、里為單位，依預計的樣本數，抽出樣本；鄰近部落之非原鄉地帶（原則是原鄉部落所在之縣市）與都會地帶以縣市為單位，從中抽取鄉鎮市區，再依各鄉鎮預計的樣本數抽出樣本。所調查這九個族群在這三類區域的抽樣比例，請參見表一。

在上述抽出的鄉鎮市區或村里，以隨機與一戶僅能抽一樣本的原則，按原住民族群人口居住地帶比例分配樣本數，並以隨機原則在戶籍名單中抽出訪問樣本。正式問卷調查工作自 2013 年 6 月 2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9 日止。實際發出 3,033 樣本，取得 1,879 份有效問卷，其中賽德克族 300 份、魯凱族 352 份、鄒族 313 份、卑南族 296 份、賽夏族 275 份、噶瑪蘭族 127 份、拉阿魯哇族 79 份、卡那卡那富族 81 份、邵族 56 份。失敗數為 1,154 份，完訪率最高者達 83%，最低者亦有 58%，只有邵、賽夏和卑南這三個族群的訪問成功數稍不如預期，其他均高於預定之完訪率，就算是最低者亦高於一般抽樣調查的完訪率（參見附錄 1）。

表一 九個臺灣原住民族三類區域調查樣本所占比例表

人口規模	族別	原鄉地帶	鄰近部落非原鄉地帶	都會地帶
微小型族群	邵	南投縣日月村 (41%)、頂崁村 (6%)	南投縣埔里鎮 (10%)、南投縣魚池鄉 (10%)	臺中市 (太平區、西屯區、西區、大里區、南區、南屯區)
	拉阿魯哇	高雄市桃源區高中里、桃源里、建山里、復興里 (71%)、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 (22%)	高雄市那瑪夏區高雄市六龜區 (1%)、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里 (1%)	高雄市 (左營區、鳳山區) (5%)
	卡那卡那富	高雄市那瑪夏鄉達卡努瓦里 (70%)、瑪雅里 (25%)、南沙魯里 (2%)	(無)	高雄市 (左營區、鳳山區) (3%)
小型族群	噶瑪蘭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24%)、豐濱村 (15%)、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 (9%)、臺東縣長濱鄉樟原村 (10%)	花蓮市 (8%)、花蓮縣吉安鄉 (6.5%)、新城鄉 (6.5%)	新北市:板橋 (5%)、新莊 (3.5%)、樹林 (12.5%)
中型族群	賽夏	苗栗縣南庄鄉 (26.6%)、新竹縣五峰鄉 (13.4%)	新竹縣竹東鎮 (14.4%)、苗栗縣頭份鎮 (13.6%)	桃園市 (12.8%)、中壢市 (11%)、平鎮市 (8.2%)
	鄒	嘉義縣阿里山鄉 (52%)、觸口村 (7%)、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 (5%)	嘉義市東區 (5%)、中埔鄉 (5%)	高雄市 (11%)、新北市 (8%)、臺中市 (7%)
	賽德克	南投縣仁愛鄉 (66.2%)、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 (9.8%)	南投縣埔里鎮 (8.2%)	臺中市 (8%)、臺北市 (4%)、新北市 (3.8%)
	魯凱	屏東縣霧臺鄉 (23.4%)、高雄市茂林區 (17.6%)、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村 (8.8%)、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村 (6.8%)	屏東縣屏東市 (12.6%)、臺東市新園里 (6%)、臺東縣卑南鄉太平村 (2.4%)	新北市 (7%)、高雄市 (8.6%)、桃園縣 (6.8%)
	卑南	臺東縣臺東市 (南王里、建業里、建和里) (21.4%)、臺東縣卑南鄉 (20.8%)	臺東縣臺東市 (南榮里、新生里、光明里、豐年里、豐谷里、豐榮里、東海里、中心里、自強里)	新北市 (10%)、桃園縣 (10%)、高雄市 (9.2%)、臺中市 (7.2%)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工具為「族語現況調查」研究團隊自編的「族語保存現況調查研究問卷」。問卷內容共有四大部分。

- 一、基本狀況：主要有個人背景資料以及語言能力資訊這兩部分。個人背景資料包含性別、年齡、族別、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行職業、婚姻狀況、居住地、遷徙經驗，以及家人族別與其母語。個人語言能力則為自評原住民族語、第二原住民族語、漢語（華語／閩南語／客家）和日語的聽說讀寫能力。
- 二、語言使用情況：包括原住民族語、第二原住民語言和漢語（華語／閩南語／客家）這三種語言的使用情況。語言使用狀況包含不同的交談對象（祖父母、外祖父母、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子女、孫子女與同族人）與場景（教會、部落傳統祭儀、情急不禁脫口而出與想心事時）。每題以 5 到 1 的數字來表示：(5) 幾乎都使用 ($\geq 90\%$)，(4) 大部分都用 (大約 70%)，(3) 有一半用 (50%)，(2) 少部分用 (大約 30%)，(1) 幾乎都不使用 $\leq 10\%$ ，以及 (0) 不適用。
- 三、語言看法：對於族語使用和保存的態度，共 6 題。
- 四、族語聽說能力評估：族語能力實測共有聽說測驗與聽力測驗兩部分。其中聽說測驗是八題的族語，依照臺灣南島語言的句法結構屬性，採用句法結構代表最簡單到較複雜的八個常見生活問句，訪員以族語來發問，測驗受訪者是否聽得懂問題，聽力題每題 1 分，最高為 8 分；接著請受訪者以族語來回應，用以判斷是否能用族語回答，說力題每題 1 分，最高同樣為 8 分。聽力測驗為兩段以族語朗讀的錄音，一段關於日常生活，另一段介紹

傳統文化；測驗受訪者能聽懂多少。

本研究主要運用語言使用狀況與族語聽說題組，進行族語瀕危指標之建構。

3.4 族語瀕危指標之建構

有鑑於採用全部九個 LVE 指標不易達成，依賴單一指標容易造成偏頗，本研究參考 Grenoble (2011) 的做法，採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語言活力與瀕危」(LVE) 所提出的九個指標中關鍵的三個 LVE 指標來判讀語言活力和瀕危度的做法。這三個指標分別為指標一「代際之間的語言傳承」、指標二「使用該語言的絕對總人口」與指標三「在總人口中使用該語言的比例」。所採用的這三個指標均涉及到「族語使用者」這個重要概念。本研究對於族語使用者的定義為「具有相當程度的族語口說能力，會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族語溝通者。」這個定義對應到本問卷的量化指標則為「具有族語能力者」與「日常使用族語者」這兩條件的交集。前者以在族語說力實測八題中，答對六題及以上者被界定為具有族語能力者。後者則以凡與祖父母、外祖父母、父親、母親、兄弟姐妹、子女或同族人任何之一使用族語的實際狀況，回答「有一半用 (50%)」、「大部分都用 (大約 70%)」，到「幾乎都使用 ($\geq 90\%$)」的受訪者，即視為「日常使用族語者」；若回答與上述各類對象使用族語的狀況為「少部分用 (大約 30%)」與「幾乎都不使用 ($\leq 10\%$)」，則為「日常不會使用族語者」。

關於 LVE 指標一、指標二與指標三在這個研究的具體量化做法，茲說明如下。

- 指標一「代際之間的語言傳承」：從各族群老中青三個年齡層之族語使用者占各年齡層的人口百分比，反映這三個年齡層世代之族語差異狀況，從而評估族語之代際傳承。這三個年齡層分別為青少年組為 16-34 歲（出生於 1979-1997），中年組為 35-54 歲（出生於 1959-1978），以及老年

組 55-91 歲（出生於 1922-1958）。

- 指標二「使用該語言的絕對總人口」：以各族 16 歲（含）以上總人口數乘以族語使用者之百分比，從而取得 16 歲（含）以上族語使用者人口總數。
- 指標三「在總人口中使用該語言的比例」：各族群之族語使用者占各族人口之百分比。

3.5 使用母語人口推估原則與方法

面訪的問卷調查在實際訪問的過程中，因現實因素造成失敗樣本，導致成功完訪樣本和母體人口基本結構有所落差，這些調查訪問所造成的非隨機偏誤，必須以母體人口基本結構為基礎進行樣本的誤差校正；接著再根據修正後的調查結果，套用到全部之母體資料。根據上述的人口推估原則，本研究透過校正，將本研究獲得之調查數據與母體數據建立加權數值，用以完成各族語使用人口數的推估。

本研究推估選用的母體資料係 2015 年 12 月的戶籍資料，而非抽樣時所依據的 2013 年 3 月的戶籍資料。選擇 2015 年 12 月的母體資料主要是因為拉阿魯哇與卡那卡那富這兩個族群在 2013 年時尚未經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認證，在戶籍資料上仍屬鄒族，族語現況調查係依賴兩族耆老就鄒族之戶籍資料中辨識出兩族的族人，並建立母體名單。在 2014 年中經核准為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之後，2015 年的戶籍登記中才有這二族群確切的戶籍登記人口數。其次，該調查在 2014 年 12 月才結束，用 2015 年 12 月的資料推估，應可接受。

本研究的人口推估重點是在所調查九個臺灣原住民族 16 歲（含）以上使用族語者所占的人口比例。抽樣時考慮的基本分層是原鄉與非原鄉，原鄉是指各族群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認定為原鄉地帶者。我們以各族群為單位，各族群都有各自的原鄉地帶；各族群原鄉地帶以外地區者皆屬該族群的非原鄉地帶，而這非原鄉地帶再被區分為鄰近部落非原鄉地帶與都會地帶。本研究係採事後分層加權法（post-stratification weighting）建立加

權值，在各族內除居住地分為原鄉與非原鄉兩層外，尚加入兩個性別層（男性與女性），以及與六個年齡層，包含 16-24 歲、25-34 歲、35-44 歲、45-55 歲、55-64 歲及 65 歲以上。由於本研究使用的戶籍資料，係以五歲年齡分組，在調查樣本為 16-24 歲年齡層者，在母體（即戶籍資料）的分層只能是 15-24 歲。如果是理想的狀態，從上述的族別、居住地、性別與年齡這四個變項可建構 216 層；但因有些族群（尤其是微小型族群）的樣本數過少，以致於在母體或樣本中的各層中會出現 0 的情形，導致必須合併一些年齡組，最後共得到 203 層（參見附錄 2 和附錄 3）。母體總人口為 40,616 人，成功樣本數 1,879 人。在母體與樣本都採同樣分層計算出各層人數之後，以「(每層母體人數 N_i / 該層樣本人數 n_i) * (樣本總數 n / 母體總數 N)」獲得各層之加權值（附錄 2 和附錄 3 呈現樣本與母體在原鄉地帶和非原鄉地帶各層人數以及加權值）。將此一加權值建立變項後，使用於調查數據的統計分析，可以取得各測驗分數經加權後的數值，並據以推估各族的族語能力。

4. 結果分析

本研究團隊依據所調查九個族群母體的人口資料，運用統計分析與加權運算，推估出所調查的這九個臺灣原住民族 16 歲（含）以上族語使用者加權後所占人口百分比（參見表二），據以判定出這九個臺灣南島語言的 LVE 指標三「在總人口中使用該語言的比例」瀕危級數（參見表三）。接著利用上述所得之加權後 16 歲（含）以上族語使用者所占人口百分比，乘上該族群 16 歲（含）以上之人口數，便得到了該族群 16 歲（含）以上族語使用者之推估人口數（參見表二），這些推估出來的 16 歲（含）以上族語使用者之人口數，讓我們得以判讀這九個族語的 LVE 指標二「使用該語言的絕對總人口」瀕危級數（參見表四）。本研究接著再進一步從老中青三個年齡層呈現各年齡層的使用族語所占比例，研判推論出這九個族群之 LVE 指標一「代際之間的語言傳承」瀕危級數（參見表五與表六）。

本節按照這個研究分析的流程來說明研究結果。本章的三個小節順序分別為指標三「在總人口中使用該語言的比例」、接著是指標二「使用該語言的絕對總人口」，最後則為指標一「代際之間的語言傳承」。

表二 加權後族語使用者占各族群樣本之百分比與推估人口數

人口規模	族群	加權後之百分比(%)			十六歲(含)以上族群樣本數	十六歲(含)以上族群人口	十六(含)歲以上族語使用推估人口數
		具族語勝任力	日常使用族語	族語使用者			
微小族群	邵	8.21	3.75	3.75	56	606	23
	拉阿魯哇	14.81	18.55	12.85	81	210	27
	卡那卡那富	25.08	11.69	8.9	79	170	15
小型族群	噶瑪蘭	50.68	52.56	44.84	127	1125	504
中型族群	賽夏	35.31	31.36	27.65	275	4970	1374
	鄒	53.82	61.72	51.73	296	5303	2743
	賽德克	65.00	73.06	62.00	313	6987	4332
	魯凱	65.40	66.30	61.07	300	10409	6357
	卑南	41.53	34.83	30.3	352	10836	3283

4.1 指標三「在總人口中使用該語言的比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LVE 指標三「在總人口中使用該語言的比例」所設的瀕危程度從第 0 級「已經消失」到第 5 級「安全型」，共分成六級，也同時提供各級別之該人口使用該語言人口比例的文字說明，本研究將這些文字說明加入相對應的量化百分比數字（請參見表三）。

從表二族語使用者所占百分比來看，賽德克（62%）、魯凱（61.07%）、鄒（51.73%）的族語使用者占總參考人口之比例介於 50%和 80%中間，按照表三所列的 LVE 指標三「在總人口中使用該語言的比例」瀕危級別劃分，屬於第 3 級「肯定瀕危型」。噶瑪蘭（44.84%）與卑南

(30.3%) 位於 30%和 50%中間，屬於第 2 級「嚴重瀕危型」。而賽夏 (27.65%)、拉阿魯哇 (12.85%)、卡那卡那富 (8.9%) 與邵 (3.75%) 為第 1 級「極度瀕危型」，介於 0%和 30%之間。其中邵、賽夏和卑南的族語保存狀況值得關切。邵族的族語使用者所占百分比已經相當接近零，離語言消失已經近在咫尺。中型族群的賽夏和卑南，相較其他中型族群的族語使用比例都占人口一半以上，賽夏族和卑南族的族語呈現極為惡化的情形，卑南族語使用人口比例 30.3%，僅剛好過第 2 級「嚴重瀕危型」30%的門檻；而賽夏族語使用人口比例 27.65%，則已經低於 30%。

表三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LVE 指標三擴充版（以本調查語言為例）

瀕危程度	級別	總參考人口中使用該語言之人口比例		調查語言
		百分比	說明	
安全型 (safe)	5	100%	所有人講該語言	
不安全型 (unsafe)	4	>80%且<100%	幾乎所有人講該語言	
肯定瀕危型 (definitely endangered)	3	>50%且≤80%	大多數人講該語言	賽德克、魯凱、鄒
嚴重瀕危型 (severely endangered)	2	>30%且≤50%	少部分人講該語言	噶瑪蘭、卑南
極度瀕危型 (critically endangered)	1	>0%且≤30%	極少部分人講該語言	賽夏、拉阿魯哇、卡那卡那富、邵
已經消失型 (extinct)	0	0%	沒有人講該語言	

資料來源：本研究按照UNESCO (2003: 9) 原文譯成中文，並新增百分比數據。

4.2 指標二「使用該語言的絕對總人口」

從鉅視結構觀點來看，人口少的族群容易被鄰近的大族在語言和文化上同化 (Blau 1977, Fishman 1985)。UNESCO (2003: 9) 將「使用該語言的

絕對總人口」設為評估語言瀕危度的指標二。不同於其他的八個 LVE 指標，LVE 指標二的部分除了指出語言使用的絕對總人口很重要之外，並沒有提供具體的瀕危分級說明或是界定。為求填補在 LVE 指標二的遺漏，Lee and Van Way (2016) 制定出六個瀕危等級所對應的族語使用人口數範圍，從第 0 級到第 5 級，分別是第 0 級「安全型」(safe)、第 1 級「脆弱型」(vulnerable)、第 2 級「受威脅型」(threatened)、第 3 級「肯定瀕危型」(definitely endangered)、第 4 級「嚴重瀕危型」(severely endangered)，以及第 5 級「極度瀕危型」(critically endangered)。Lee and Van Way (2016) 和 UNESCO (2003) 的瀕危分級有兩個不同之處。其一是在數字編碼的方向兩者正好相反，UNESCO (2003) 是從第 0 級「已經消失型」(extinct) 到第 5 級「安全型」(safe)，而 Lee and Van Way (2016) 則是從第 0 級「安全型」(safe) 到第 5 級「極度瀕危型」(critically endangered)。其二是這兩個版本的六個瀕危級別並沒有完整的對應，因為 Lee and Van Way (2016) 最強的瀕危度並沒有到「已經消失型」，只到「極度瀕危型」。為求在三個 LVE 指標的分析有一致的標準，本研究根據 LVE 六級瀕危級別劃分法，以及臺灣原住民族語保存現況，修改 Lee and Van Way (2016) 的指標二版本，請參見表四。

表二所顯示調查的這九個族群「16 歲（含）以上族語使用者之推估人口數」，將各族群族語使用者所占百分比，乘以各族群 16 歲（含）以上總人口。以噶瑪蘭族為例，將族語使用者所占百分比 44.84%，乘以其 16 歲（含）以上噶瑪蘭族 1,125 人，得到的數字 504.45，將之四捨五入，便得到 16 歲（含）以上使用噶瑪蘭語推估人口為 504 人。按照表四的 LVE 指標二瀕危級別界定，五個中型族群的族語使用推估人口數均有上千人，屬於第 3 級「肯定瀕危級」。這五個中型族群之族語使用推估人口數高低順序為：魯凱族（6,357 人）> 賽德克族（4,332 人）> 卑南族（3,283 人）> 鄒族（2,743 人）> 賽夏族（1,374 人）。由中型族群的族語人口數來觀察，卑南族和賽夏族的族語使用人口數相較而言少很多。16 歲（含）以上人口數為一萬六千多人的卑南族是中型族群的族群人口數最多者，但其族語使用者

卻次於魯凱族和賽德克族；而人口數近五千人的賽夏族則僅有一千三百多人的族語使用者。

表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LVE 指標二擴充版（以本調查語言為例）

瀕危程度	級別	使用該語言之人口數		調查語言
		百分比	說明	
安全型 (safe)	5	≥100,000	十萬(含)以上語言使用者	
不安全型 (unsafe)	4	10,000-99,999	萬位數語言使用者	
肯定瀕危型 (definitely endangered)	3	1,000-9,999	千位數語言使用者	魯凱(6,357)、賽德克(4,332)、卑南(3,283)、鄒(2,743)、賽夏(1,374)
嚴重瀕危型 (severely endangered)	2	100-999	百位數語言使用者	噶瑪蘭(504)
極度瀕危型 (critically endangered)	1	1-99	個位至十位數語言使用者	拉阿魯哇(27)、邵(23)、卡那卡那富(15)
已經消失型 (extinct)	0	0	沒有語言使用者	

資料來源：按照Lee and Van Way (2016: 281) 原文譯成中文，修改級別分法，且新增說明。

小型族群噶瑪蘭的推估族語使用者為 504 人，屬於第 2 級「嚴重瀕危級」。相較噶瑪蘭族群人口數僅有一千多人來說，噶瑪蘭能有超過五百多個族語使用者顯得難能可貴。

三個微小型族群（卡那卡那富、拉阿魯哇和邵）推估出來的 16 歲（含）以上族語使用人口數均介於 1-99 中間，屬於第 1 級「極度瀕危型」。其中邵族 16 歲（含）以上人口總數（606 人）是另外兩個微小型族群拉阿魯哇族（210 人）和卡那卡那富族（170 人）至少兩倍以上，但邵族推估出的族語使用者為 23 人，與拉阿魯哇 27 人和卡那卡那富 15 人相差無幾，足見邵語瀕危的情節極為嚴重。

4.3 指標一「代際之間的語言傳承」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LVE 指標一「代際之間的語言傳承」從語言是否能夠順利由上一代傳給下一代，按照語言主要使用的年齡層分布來判斷瀕危度。如表五所示，LVE 指標一將瀕危度分為六級，從語言使用者為所有年齡層的第 5 級「安全型」，到完全沒有語言使用者的第 0 級「已經消失型」。以量化觀點來分析，至少族語使用超過 50%的年齡組，才可被視為普遍使用族語的群體。LVE 指標三裡面語言使用者所占人口比例超過 50%共有三個級別（參見表三），分別為第 3 級「肯定瀕危型」（ $>50\%$ 且 $\leq 80\%$ ）、第 4 級「不安全型」（ $>80\%$ 且 $<100\%$ ）與第 5 級「安全型」（ 100% ）。亦即，凡該年齡層語言使用者所占人口比例屬第 3 至第 5 級者，即可界定為普遍使用族語的年齡組。

表六顯示「族語保存現況調查」中調查的九個臺灣原住民族三個年齡組（老年、中年與青少年）之族語使用者與非使用者之所占百分比，按照 LVE 指標三設定族語使用者所占百分比的瀕危等級（參見表三），標出每個族群的三個年齡組的各別瀕危級數。各族群年齡組族語使用者所占比例的瀕危級數介於第 3 級和第 5 級者，則被認定普遍使用族語的年齡組。最後根據表五所列 LVE 指標一各瀕危級數的界定，判讀出這九個族群的 LVE 指標一「代際之間的語言傳承」的瀕危級數。

表五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LVE 指標一（以本調查語言為例）

瀕危程度	級別	說明	調查語言
安全型 (safe)	5	自兒童以上各年齡層皆使用該語言	
不安全型 (unsafe)	4	該語言被所有場域的一些兒童使用；被所有兒童在受限的場域使用	
肯定瀕危型 (definitely endangered)	3	該語言主要被父母輩及以上輩分者使用	魯凱、賽德克、鄒、噶瑪蘭
嚴重瀕危型 (severely endangered)	2	該語言主要被祖父母輩及以上輩分者使用	卑南、賽夏、拉阿魯哇
極度瀕危型 (critically endangered)	1	該語言主要由曾祖父母輩的極少數人使用	邵、卡那卡那富
已經消失型 (extinct)	0	沒有語言使用者	

資料來源：按照UNESCO（2003: 8）原文譯成中文。

表六 三大年齡層族語使用者與非使用者樣本數所占人口百分比：加權後

人口規模	族群	年齡層	族語使用者之加權樣本數				指標一 代際之間的 語言傳承
			非使用者 百分比(%)	使用者 百分比(%)	瀕危級 別	合計 百分比(%)	
微小型 族群	邵	青/少年	100	0	0	100	1
		中年	100	0	0	100	
		老年	72.68	27.32	1	100	
		合計	96.25	3.75		100	
	沙阿魯哇	青/少年	100	0	0	100	2
		中年	88.37	11.63	1	100	
		老年	48.61	51.39	3	100	
		合計	87.15	12.85		100	
	卡那卡那富	青/少年	100	0	0	100	1
中年		92.35	7.65	1	100		
老年		59.04	40.96	2	100		
合計		91.1	8.9		100		
小型族 群	噶瑪蘭	青/少年	96.04	3.96	1	100	3
中年		30.85	69.15	3	100		
老年		20.79	79.21	3	100		
合計		55.16	44.84		100		
中型族 群	賽夏	青/少年	94.88	5.12	1	100	2
		中年	65.48	34.52	2	100	
		老年	31.37	68.63	3	100	
		合計	72.35	27.65		100	
	鄒	青/少年	82.84	17.16	1	100	3
		中年	33.35	66.65	3	100	
		老年	9.96	90.04	4	100	
		合計	48.27	51.73		100	
	賽德克	青/少年	74.25	25.75	1	100	3
		中年	13.26	86.74	4	100	
		老年	5.15	94.85	4	100	
		合計	38	62		100	
	魯凱	青/少年	77.98	22.02	1	100	3
		中年	24.83	75.17	4	100	
		老年	2.17	97.83	4	100	
		合計	38.93	61.07		100	
卑南	青/少年	97.31	2.69	1	100	2	
	中年	65.08	34.92	2	100		
	老年	25.47	74.53	3	100		
	合計	69.7	30.3		100		

在中型族群中，除了賽夏和卑南以外，其他三個中型族群（即鄒、賽德克與魯凱）均屬於第 3 級「肯定瀕危型」，它們的中年和老年兩個年齡層的 LVE 指標三瀕危級數均高於或是等於 3 級，而青少年這個年齡層 LVE 指標三皆為 1 級，這表示中年的父母輩及以上輩分者為族語的主要使用者。小型族群噶瑪蘭族中、老年的年齡層之 LVE 指標三均為 3 級，青少年則為 1 級，因此 LVE 指標一同樣屬於第 3 級「肯定瀕危型」。LVE 指標一第 2 級「嚴重瀕危型」是只有年齡組以祖父母輩（含）以上者，才是主要使用族語的年齡組，有三個族群可歸為此等級，分別為中型族群的賽夏族和卑南族，以及微小族群的拉阿魯哇族，它們老年組的指標三級別均為 3 級，而中年與青／少年組皆為 1 級。最後，微小族群的邵族和卡那卡那富族屬於 LVE 指標一第 1 級「極度瀕危型」，這兩個族群老年組指標三各別為 1 級和 2 級，很可能只有曾祖父母輩（含）以上者才是主要使用族語的年齡組，而其他年齡組使用族語的比例均低。

5. 討論

5.1 臺灣南島語言活力之指數整體評估與未來推論

根據上一節針對九個臺灣南島語言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LVE 指標一到指標三瀕危級數上的分析結果，本研究進一步綜合這三個指標，給予這九個臺灣南島語言整體評估瀕危級數（參見表七）。

表七 臺灣南島語言 LVE 三個指標級數

人口規模	語言	LVE瀕危等級			整體評估
		指標一 代際之間的 語言傳承	指標二 使用該語言的 絕對總人口	指標三 在總人口中 使用該語言 的比例	
微小型 族群	邵	1	1	1	1
	拉阿魯哇	2	1	1	1.5
	卡那卡那富	1	1	1	1
小型族群	噶瑪蘭	3	2	2	2.5
中型 族群	賽夏	2	3	1	2
	鄒	3	3	3	3
	賽德克	3	3	3	3
	魯凱	3	3	3	3
	卑南	2	3	2	2.5

整體來看，這九個臺灣南島語言的瀕危級數與其族群人口規模大致上呈現正相關的趨勢，即族群人口規模較大者，其 LVE 指數大多較高，瀕危情節較弱；反之亦然。如表七所示，微小型族群的邵語和卡那卡那富語的三個 LVE 指標均為第 1 級「極度瀕危型」，其 16 歲（含）以上的族語使用人口數均僅有十幾或二十幾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低於 30%；此外，它們的代際傳承情況極弱，不論是哪個年齡層，族語已不再是族人的主要使用語言。老年層使用族語人口均不到 50%，中年層均低於 30%，而到青年層則為 0%。綜上所述，邵語和卡那卡那富語的整體評估瀕危級數同為第 1 級「極度瀕危型」，族語瀕危情節最為嚴峻。而另外一個屬於微小型族群的拉阿魯哇語，在代際傳承表現略佳（第 2 級），族語仍為老年層的主要使用語言，其整體 LVE 指標被判為第 1.5 級，介於第 1 級「極度瀕危型」和第 2 級「嚴重瀕危型」中間。整體評估的結果顯示微小型族群的邵語、卡那卡那富語和拉阿魯哇亟需緊急搶救，如果未能成功達成挽救族語流失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的任務 (Fishman 1991)，他們年輕一輩均不再使用族語，在不遠的將來即將進入第 0 級的「已經消失型」。由老中青年齡層族語使用者的比例來看，這三者消失的先後順序應為：邵語 > 卡那卡那富語 > 拉阿魯哇語。

中型族群的賽夏語在 LVE 指標一至三均為第 2 級「嚴重瀕危型」，整體瀕危度也同為第 2 級（請參見表七）。賽夏語 16 歲（含）以上的族語使用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 27.65%，族語人口數達上千人（1,374 人），族語代際傳承不佳，從超過 50% 的老年人使用族語，到中年人少於 50%，而到年輕人則低於 30%。而小型族群的噶瑪蘭語和中型族群的卑南語的整體 LVE 指標，其瀕危情節略優於賽夏語，同被研判為 2.5 級，介於第 2 級「嚴重瀕危型」和第 3 級「肯定瀕危型」中間。噶瑪蘭和卑南的族語使用人口比例均低於人口總數的一半，但這兩個語言活力表現略有不同。在族語代際傳承部分，噶瑪蘭語顯示比較強的活力，噶瑪蘭族語仍為中年的父母輩族人主要使用的語言，但在卑南這個中型族群，族語則已轉成只有祖父母輩在主要使用。而中型族群卑南族則在族語使用人口上較有優勢，其 16 歲（含）以上使用族語人口超過三千多人（3,283 人），而人口僅有一千多人的噶瑪蘭族，雖說族語使用比例接近一半（44.84%），但受限於人口規模，推估出的 16 歲（含）以上使用族語人口僅有五百多人（504 人）。相較族群人口為小型的噶瑪蘭族，中型族群的賽夏和卑南則更顯得岌岌可危，雖說從族語使用人口數來看仍有相當數量，但日常使用族語比例不高，主要使用族群是在祖父母輩。整體評估的結果顯示小型族群的噶瑪蘭語頗具活力，雖說族語傳承仍屬頹勢，其存活力優於中型族群的賽夏語和卑南語。本研究推論如果這三個族群沒有辦法逆轉族語流失，賽夏語和卑南語的 LVE 指數將會掉到第 2 級以下，而噶瑪蘭語則頗有可能僅掉到第 2 級。

本研究的大型族群裡面，鄒、賽德克和魯凱在檢驗的三個指標一致地呈現第 3 級「肯定瀕危型」。相較上述的六個族群，這三個族群的族語使用呈現較強的活力，日常平均皆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族人使用族語，族語使用的絕對人口數在均有數千人。而這三個族語在父母輩和祖父母輩仍是主要

使用的語言，在代際傳承上尚有所憑藉，但在青少年這個年齡層的族語使用狀況則不理想，賽德克族略為好些，鄒和魯凱的比例已經掉到 30% 以下。假使未來挽救族語流失在三個中型族群不成功，那鄒語和魯凱語的活力指數則有可能變成第 2 級「嚴重瀕危型」，而賽德克族則有可能變成第 2.5 級，介於第 2 級「嚴重瀕危型」和第 3 級「肯定瀕危型」中間。

5.2 影響族語活力的相關因素

從上一小節的討論來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LVE 三個指標的結果顯示族群人口規模和族語活力雖說大致上呈現正相關的趨勢，亦即相對人口數較少的族群來看，人口規模較大的族群在族語活力上有相對優勢，反之亦然。毫無疑問，這個現象反映了族群人口規模因素對臺灣南島語言活力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此發現也符合 Giles et al. (1977) 提出人口 (demography) 為影響族語的三大主要因素之一。

然而，如進一步從這九個臺灣原住民族群人口數為基準來預期族語活力，則會發現值得進一步審視之處。在研究的這九個人口少於兩萬人的臺灣原住民族群裡面，卑南族人口數最大 (12,919 人)，相較於族語活力為第 3 級的魯凱族 (12,556 人) 與賽德克族 (8,447 人)，其族語活力相對偏低，屬第 2.5 級；賽夏族人口數 (6,252 人) 僅略小於鄒族 (6,489 人)，其族語活力為第 2 級，也是相對低於屬第 3 級的鄒族；而噶瑪蘭族人口數 (1,312 人) 小於鄒族和賽夏族甚多，其第 2.5 級族語活力卻趨近鄒族的第 3 級而強於賽夏族的第 2 級，相對而言是偏高的。至於邵 (730 人)、拉阿魯哇 (282 人)、卡那卡那富 (248 人) 這三族人口數極少，一如預期，其族語活力都低於上述六族，然而拉阿魯哇族的人口數遠少於邵族，接近於卡那卡那富族，其族語活力屬第 1.5 級，高於同為第 1 級邵族和卡那卡那富族。綜上所述，人口規模並不能完全預測族語活力。

從上述實際族語使用人數與族語活力並非完全對應的情形，顯示除了人口規模之外，還有其他因素一同在影響臺灣南島語言活力。在這些因素裡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 1960 年之後隨著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導致族群

隔離性大大降低 (Blau 1977, Fishman 1985, 黃毅志、章英華 2005, Liu et al. 2015), 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改用華語, 導致族語逐漸流失。這些重要的社會變遷主要是 1960 年代原住民地區開始人口外移至都市 (章英華等 2010), 導致 1970 年代原住民跨族和原漢通婚增加 (劉千嘉、章英華 2018)。此外, 1950 年代政府推行國語運動, 華語成為公眾場域唯一被允許使用的語言; 1970 年代電視機開始普及全國, 電視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大眾媒體 (陳清河、陳彥龍 2009); 而政府在 1976 年實施「廣播電視法」第二十條, 大幅降低以臺灣本土語言製播的廣播電視節目比例, 節目製播必須以華語為主。這使得臺灣南島語言在解嚴前極少在大眾媒體裡被使用, 華語也伴隨著廣播電視節目放送到臺灣每個家庭裡 (黃宣範 1995, 劉幼琍 1997, Li et al. 2021)。以上這些社會變遷在在衝擊著 1960 年代末期後出生的大多數臺灣原住民, 這也解釋了為何本調查的九個族群 35 歲—54 歲中年組 (出生於 1959-1978) 的族語使用者所占人口百分比, 成為族語傳承的斷層。

本研究中的卡那卡那富、拉阿魯哇、邵、賽夏、卑南, 以及噶瑪蘭這六個族群, 相較其它受調查的族群, 族群隔離性降低的情節較為嚴重, 但因其所在區域和歷史發展各有所不同, 故其語言變遷狀況有諸多差異。以下將根據「族語調查研究」中有關各族對族語、第二族語和漢語主觀評估的數據, 以及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相關文獻, 分別就這六個臺灣原住民族語的情形一一說明, 藉以呈現臺灣原住民族社會變遷的複雜性, 作為未來臺灣南島語言活力研究的參考。

卡那卡那富和拉阿魯哇這兩個族群為臺灣南部山區相鄰的兩個臺灣原住民族。卡那卡那富族位於楠梓仙溪上游一帶, 主要分布在高雄市那瑪夏區的瑪雅里和達卡努瓦里 (林曜同 2020)。拉阿魯哇族分布在荖濃溪上游區域, 主要分布在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與高中里 (林曜同 2007)。這兩個相鄰的族群經歷了相似的歷史發展。19 世紀以前, 這兩個族群曾經在臺灣南部擁有相當廣闊的傳統領域。19 世紀初, 部分原本在臺灣中央山脈中部的布農族人南遷至這兩族的傳統領域附近。而在清末 (約 19 世紀末) 漢族

湧入，這兩族被迫遷移到現在的居住地。1932年，日治時間政府將這兩族群的部分獵場分配給鄰近的布農族，這也引發了另一波布農族人大規模遷入他們的居住地與之混居，不論是卡那卡那富族人或是拉阿魯哇族人，與布農族人的通婚是很常見的，卡那卡那富族與拉阿魯哇族人當時日常溝通使用族語和布農語（Liu et al. 2015）。從1936年的人口普查數字所示，當時的布農族人口數就已經超過了卡那卡那富和拉阿魯哇。1950年以前出生的絕大多數卡那卡那富族人和拉魯哇族人精通族語和布農語，1950年以後出生者則族語和布農語開始流失。1960-1980年之間出生者受到諸多臺灣社會變遷的影響，這兩族群與外界的藩籬被大大打開，大多數族人開始使用華語，族語和布農語流失加快，且族語流失速度高於布農語。1980年之後出生者則皆精通華語，大部分人能說布農語，而族語能力都變得很差，也不說族語了。布農語是這兩族群更嫻熟的語言，若以布農語來評估，其瀕危程度可能較低。

邵族曾為水沙連地區（今南投縣）最有勢力的族群，自17世紀清朝時期漢人移民來臺後，開始與漢人（主要是閩南人）多所接觸（李壬癸2011）。在日治時期漢人大批移入，族人多會閩南語，邵族人的聚集地大幅驟減且有所改變，現今邵族人的主要聚集地在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伊達邵部落和水里鄉頂埃村聚落（鄧相揚、許木柱2000）。本研究資料顯示1950年以前出生的邵族人皆精通邵語和閩南語。在1950年代邵語和閩南語在部落中並行使用，邵語開始流失。在1960-1980年出生的邵族人遇到重大的社會變遷，外加族人所在地位居日月潭重點觀光區，部落語言文化飽受觀光經濟活動衝擊，族群隔絕性大幅降低，族語能力大量流失，頗多族人開始使用華語，閩南語仍為日常溝通的主要語言。在1980年之後出生的邵族人日常主要使用華語和閩南語，僅剩相當微薄的邵語能力。

賽夏族主要分布在新竹縣和苗栗縣的中低海拔的山區，清朝中期受到客家移民在新竹苗栗發展的影響，外加泰雅族的壓迫進逼，後再有日治時期因樟腦利益和日本政府的衝突，導致今日賽夏族人領域狹窄（日婉琦2003）。今日賽夏族人分布在新竹縣五峰鄉，被稱為「北賽夏」（又稱大隘

群)，周圍鄰近不少泰雅族部落，深受泰雅族文化影響，此區域的賽夏族人多半會說泰雅語（趙金山等 1995）；而分布在苗栗縣南庄鄉的賽夏族人，被稱為「南賽夏」（又稱東河群），與不少客家社區比鄰，吸收頗多客家文化，多數賽夏族人會說客語（胡家瑜 2015）。1950 年以前出生的北賽夏族人會說族語、泰雅語與閩南語，而南賽夏族人則為族語、客語與閩南語。在 1950 年之後出生者開始使用華語，這也成為族語和其他臺灣本土語言（即泰雅語、客語和閩南語）流失的開端。1960-1980 年之間出生的賽夏族人遭逢當時重大的社會變遷，以致族群隔絕性大幅降低，族語和其他臺灣本土語言嚴重流失，其流失程度從高到低分別是：賽夏語 > 泰雅語 > 客語 > 閩南語，族人改用華語為主。在 1980 年之後出生的賽夏族人主要使用華語與部分閩南語，極少的年輕族人會使用族語、客語和泰雅語。

在十七世紀漢人移民來臺之前，卑南族乃為臺灣東部的強勢族群，當時的卑南族領地遠大於今日。現今卑南族主要分布在臺東縣境內的臺東市和卑南鄉，少數在成功鎮和太麻里。卑南族居住於多族群交會的平原地帶，除了與阿美、排灣、大南魯凱的三個原住民族群之外，今日聚落早已是卑南與漢人混居的情形（陳文德 2010）。北邊的卑南族部落與阿美族部落比鄰，部落裡多有漢人混居其中，卑南族人大多操持流利的華語與閩南語，有少部分的卑南族人能說阿美語。位處南邊的卑南族部落鄰近排灣族、魯凱族大南部落，漢人混居比例較低。卑南族在此多族群匯集的平原地帶，缺乏天然屏障，與接鄰強勢族群頻繁互動與通婚。本研究資料顯示 1950 年以前出生的卑南族人能說流利的卑南語，超過半數會說閩南語，部分卑南族人能說所處區域的強勢南島語言（即阿美語、排灣語或是魯凱語）。1950 年代卑南語和第一南島語言開始流失。在 1960-1980 年之間出生的卑南族人歷經重大的社會變遷，與外族的族群隔絕性大幅降低，頗多族人開始會說華語，族人擴大到大部分都能說閩南語，反觀超過半數以上的卑南族人變得不太會說族語，會說第二南島語言的人數也有所減少。而在 1980 年之後出生的卑南族人日常主要使用華語和閩南語，大多數年輕族人的卑南語能力不強也很少在生活中使用，會說第二南島語言者也大幅減

少。

噶瑪蘭族是居住在臺灣東海岸地區原住民族中的一個族群，原住於宜蘭縣的蘭陽平原，自 18 世紀漢人移入蘭陽平原之後，噶瑪蘭族受到重大侵擾，族人在 19 世紀初遷居花蓮、臺東海岸。在光緒四年（1878 年）爆發加禮宛事件，噶瑪蘭族人和撒奇萊雅族人聯合以武力對抗清朝失敗，噶瑪蘭族人流散在東海岸，或藏身在阿美部落之間；而原留在宜蘭的噶瑪蘭人則被漢人同化（詹素娟 1998）。現今噶瑪蘭族人多半集中在花蓮縣豐濱鄉、臺東縣長濱鄉等地，在原鄉的噶瑪蘭族人與阿美族人混居，兩族通婚者為數不少。本研究資料顯示 1950 年以前出生的噶瑪蘭族人會多種語言，包含噶瑪蘭語、阿美語和閩南語。族語和阿美語在部落中並行使用，閩南語則用在與部落外的漢人溝通。1950 年代族人開始學會華語，族語和阿美語開始流失。在 1960-1980 年出生的噶瑪蘭族人遇到重大的社會變遷，噶瑪蘭族與外族的隔絕性大幅降低，大多數族人都會說華語，雖說如此，族語流失的情節並不嚴重，第二原住民語能力（即阿美語）流失較為嚴重，而閩南語流失則最為輕微。而在 1980 年之後出生年輕一輩的噶瑪蘭族人大多族語和阿美語能力不佳，主要使用華語，有半數會說閩南語。值得注意的是，噶瑪蘭族雖說和阿美族之間隔離性很低，卻沒有影響到噶瑪蘭族語的保存；1960-1980 年出生的中生代噶瑪蘭族人雖說遭逢重大的社會變遷，但族語流失情節並不嚴重。可能的原因是噶瑪蘭人的族群意識強烈且致力維護族群語言文化，在部落的日常生活中保留了噶瑪蘭語的使用、傳統祭儀（如新年祭祖與海祭）、傳統工藝（如香蕉絲織布）等（江孟芳 1997，劉璧榛 2008）。劉彩秀（2021）的研究結果顯示噶瑪蘭人的族群認同在其族語使用和族語能力兩者之間具有顯著中介效果，亦即噶瑪蘭族人的高度族群認同在這兩個族語保存面向（族語能力和族語使用）之間有著推波助瀾的正面影響。這也解釋了為何噶瑪蘭族群人口僅有一千多人，噶瑪蘭語 16 歲（含）以上使用者所占族群人口比例（44.84%）遠高於中型族群的賽夏語（27.65%）和卑南語（30.3%）16 歲（含）以上使用者所占的族群人口比例。

6. 結論

本研究採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語言活力與瀕危」(LVE) 中關鍵的指標一到指標三研判族群人口規模小於二萬人的九個臺灣原住民族群的族語活力和瀕危度，考量鉅視結構的人口規模因素，將這九個族群分成中型族群（卑南、魯凱、賽德克、鄒與賽夏）、小型族群（噶瑪蘭）與微小型族群（邵、拉阿魯哇與卡那卡那富）。在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之間蒐集到 1,879 份有效問卷進行量化的統計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成果共有四項。其一，本研究提供了重要且可靠的九個臺灣南島語言保存的量化資料，可供準確地研判族語活力指數，並推論未來的可能發展。這九個臺灣原住民族群的量化資料包含：16 歲（含）以上具族語勝任力推估人口與所占百分比、16 歲（含）以上日常使用族語推估人口與所占百分比、16 歲（含）以上族語使用者推估人口與所占百分比，以及老中青年年齡層族語使用者推估人口與所占百分比。

其二，結果顯示這九個臺灣南島語言都有瀕危的問題，儘管瀕危程度各有高低。這九個族語的 LVE 指標一、指標二和指標三指數的最高值僅到第 3 級「肯定瀕危型」，而最低值為第 1 級「極度瀕危型」。此外，這九個臺灣南島語言活力的未來發展均不樂觀，瀕危情形會越來越嚴重。此乃因為老中青三個年齡層的族語使用者比例隨著年齡層遞減，而到了年青人這個年齡層，中型和小型族群的年青族語使用者已經都是少於 30% 的第 1 級「極度瀕危型」，而微小型族群的年青族語使用者均為 0%，屬於第 0 級「已經消失型」。

其三，從 LVE 整體評估的活力指數來看，這九個臺灣南島語言活力的高低順序分別為：

第 3 級「**肯定瀕危級**」：魯凱語、賽德克語，以及鄒語；

第 2.5 級「**中度瀕危級**」：卑南語和噶瑪蘭語；

第 2 級「**嚴重瀕危級**」：賽夏語；

第 1.5 級「**重度瀕危級**」：拉阿魯哇語；

第 1 級「**極度瀕危級**」：邵語和卡那卡那富語。

一般而論，族語活力指數大致上與族群人口規模成正相關，即人口規模越大，族語活力越高，反之亦然，這點符合鉅視結構觀點的說法。然而，族群人口規模和族語活力指數並非有完美的對應，在某些族語部分略有落差，這代表僅鉅視結構的人口規模這個單一因素，並不能完美解釋族語活力指數。

其四，卡那卡那富、拉阿魯哇、邵、賽夏和卑南這五者表現相當不樂觀，族語使用人數所占百分比均低於預期許多。此乃因為 1960 年之後隨著臺灣原住民族社會變遷，這些變遷包含 1960 年之後原鄉人口大量外移、跨族與原漢通婚增加，以及 1970 年代電視機普及化，這些都在在導致族群隔離性大大降低，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改用華語，導致族語和其他臺灣本土語言快速流失。以上各族族語流失的過程中，除了華語的優勢之外，第二原住民語言或其他漢語與族語之間的競合關係，都是未來值得探討的議題。而僅有一千多人的小族噶瑪蘭的族語使用者所占百分比卻有近似中族族群的優質表現。從鉅視結構觀察，噶瑪蘭族人口規模小，和外族隔離性亦低，但噶瑪蘭族語活力卻有突破人口規模的優越表現。這很可能是噶瑪蘭人的族群意識強烈且致力維護族群語言文化，在部落的日常生活中保留了噶瑪蘭語的使用，此乃應是值得深入探討小族能夠維護族語發展之範例。

引用文獻

- Austin, Peter K. 2008. *One Thousand Languages: Living, Endangered and Lost*.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lau, Peter M. 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New York: A Division of Macmillian.
- Blust, A. Robert. 1985.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s* 26.1: 45-67.
- Brenzinger, Matthias. 2007.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language vitality. In Matthias Brenzinger (ed.), *Language Endangerm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ix-xii.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Dalby, Andrew. 2002. *Language in Danger*. London: Penguin Books.
- Ethnologue. n.d. How many languages are endangered? 3,045 languages are endangered toda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thnologue.com/insights/how-many-languages-endangered/> (June 4, 2023).
- Ferguson, Charles A. 1959. Diglossia. *Words* 15.2: 325-340.
- Fishman, Joshua A. 1965. Who speaks what language to whom and when? *La Linguistique* 2: 67-88.
- _____. 1972. Domai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and macrosociolinguistics. In John. J. Gumperz and Dell Hymes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435-453.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_____. 1985.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as individual and as societal phenomena. In Joshua A. Fishman, Michael H. Gertnet, Esther G. Lowy and William G. Milán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thnic Reviv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Ethnicity*, 39-5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_____.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 Florey, Margaret. 2009. *Endangered Languages of Austrone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les, Howard, Richard Y. Bourhis and Donald M. Taylor. 1977. Towa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ethnic group relations. In Howard Giles (ed.), *Language,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307-348. London: Academic Press.
- Grenoble, Lenore A. 2011. Language ecology and endangerment. In Peter K. Austin and Julia Sallabank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27-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érin, Valérie. 2008. Writing an endangered language.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Conservation* 2.1: 47-67.
- Krauss, Michael E. 2007. Keynote—Mass language extinction and documentation: The race against time. In Osahito Miyaoka, Osamu Sakiyama and Michael E. Krauss (eds.), *The Vanishing Languages of the Pacific Rim*, 3-2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bov, William.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lik, Krzysztof. 2015.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methodological conception for analysing language policy in Kurdistan. *Fritillaria Kurdica. Bulletin of Kurdish Studies* 7-8: 56-76.
- Lee, Nala H. and John R. Van Way. 2016. Assessing levels of endangerment in the Catalogue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ELCat) using the Language Endangerment Index (LEI). *Language in Society* 1.02: 1-22.
- Li, Paul Jen-Kuei. 2008. The great linguistic diversity of Formosan languag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3: 523-546.
- Li, Paul Jen-Kuei, Ying-Hwa Chang, Ji-Ping Lin and Dorinda Tsai-Hsiu Liu. 2021.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shift in Taiwan. In Cheng-Pin Yang

- (ed.), *The Origins of the Austronesians: Papers from 2019 International Austronesian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Forum*, 226-262. New Taipei City: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 Liu, Dorinda Tsai-Hsiu, Ying-Hwa Chang, Paul Jen-Kuei Li and Ji-Ping Lin. 2015. Language shift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A case study of Kanakanavu and Saaroa.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6.7: 729-749.
- Lüpke, Friederike. 2019.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language documentation in Africa. In Ekkehard Wolff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frican Linguistics*, 468-4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ffi, Luisa. 2005.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4: 599-617.
- Moseley, Christopher (ed.). 2010. *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 Memory of Peoples (3rd edition)*. Paris: UNESCO.
- Norris, Mary Jane. 2007. *Aboriginal Languages in Canada: Emerging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turtleisland.org/resources/ablang07.pdf> (June 18, 2022).
- Nwankwo, Onyinye Anne. 2021. Assessment of knowledge of basic Igbo vocabulary among children: Implications for intergenerational cultural transmission among the Igbo. *Uturu Journal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 1-11.
- Obiero, John. 2010. From assessing language endangerment or vitality to creating and evaluating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programmes. *Nordic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19.4: 201-226.
- Tang, Apay Ai-yu. 2011. *From Diagnosis to Remedial Plan: A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Language Shift, L1 Proficien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in Truku Seediq*.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PhD dissertation.

- UNESCO.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Paris: UNESCO.
- _____. 2011. *UNESCO's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Methodological Guideline: Review of Application and Feedback since 2003* [background paper]. UNESCO's culture sector for expert meeting "Towards UNESCO guidelines on language policies: a tool for language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30 May-1 June 2011). Paris: UNESCO.
- 日婉琦. 2003. 《族群接觸與族群認同：以賽夏族 tanohila:氏族日阿拐派下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 江孟芳. 1997. 《族群運動與社會過程：當代「噶瑪蘭」認同現象的解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2. 「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第 1 期實施計畫：調查研究報告」（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承辦）。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_____. 2013a. 「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第 2 期實施計畫：調查研究報告」（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承辦）。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_____. 2013b. 「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資料：102 年 03 月」。取自：
<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940F9579765AC6A0/0C3331F0EBD318C2D7EF90494D81A1CA-info.html>（查詢日期：2023.06.04）。
- _____. 2016a. 「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第 1-3 期報告摘要彙編：16 族綜合比較報告」（委託世新大學承辦）。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_____. 2016b. 「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第 3 期實施計畫：調查研究報告」（委託世新大學承辦）。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李壬癸. 2011. 《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第二版）。臺北：前衛出版社。
- 李壬癸、何月玲. 1988. 〈蘭嶼雅美語初步調查報告〉。《漢學研究通訊》

7.4: 224-232。

- 李壬癸、章英華、林季平、劉彩秀. 2015. 「族語保存現況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101-2410-H-001-094-MY3)。臺北：國科會。
- 何德華. 1995. 〈雅美語的語言活力〉。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小型研討會論文。1995年6月16日。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汪明輝、浦忠勇. 1995. 〈鄒語使用現況之初步調查分析〉，李壬癸、林英津編《臺灣南島民族母語研究論文集》，131-177。臺北：教育部。
- 卓若媚. 2014. 《宜蘭澤敖利泰雅語的語言轉移－以金岳村為例－》。花蓮：國立東華大學碩士論文。
- 林君屏、包基成. 2013. 〈風災重建後屏東縣阿禮部落西魯凱族語言活力之研究〉。《慈惠學報》9: 110-124。
- 林金泡. 1995. 〈母語與文化傳承〉，李壬癸、林英津編《臺灣南島民族母語研究論文集》，203-222。臺北：教育部。
- 林蒔慧. 2005. 「花蓮縣壽豐鄉族語能力與族語使用調查分析研究報告書」。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_____ . 2006. 「族語能力與族語使用調查分析報告書－以都市區原生聚落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里漏部落為例」。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林曜同. 2007. 《建構、分類、與認同－「南鄒族」Kanakanavu 族群認同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 _____ . 2020. 〈拉阿魯哇族的歷史與社會文化〉，林建成編《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的文化再現：拉阿魯哇族篇》，6-13。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 邱英哲. 2008. 《語言流失與復振：以高中村 Hla'alua 人為例》。國立臺東大學碩士論文。
- 客家委員會. 2022. 「110年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委託典通股份有限公司承辦）。臺北：客家委員會。
- 施正鋒、張學謙. 2003. 《語言政策及制定『語言公平法』之研究》。臺

- 北：前衛出版社。
- 洪惟仁. 2002. 〈臺灣的語言政策何去何從〉，施政鋒編《各國語言政策》，501-542。臺北：前衛出版社。
- 胡家瑜. 2015. 《賽夏族》。臺北：三民書局。
- 張學謙. 2016. 〈再造家庭族語傳承：阿美族家庭的個案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9.3: 1-46。
- 張學謙、張永明、蘇鳳蘭. 2017. 「106年本土語言使用情況調查工作計畫」。臺北：教育部。
- 張學謙、蘇鳳蘭、劉彩秀. 2020. 「運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語言活力指標評估臺灣客語活力之研究期末報告」。臺北：客家委員會。
- 曹逢甫. 1997. 《族群語言政策—海峽兩岸的比較》。臺北：文鶴。
- 章英華、林季平、劉千嘉. 2010. 〈臺灣原住民的遷移及社會經濟地位之變遷與現況〉，黃樹民、章英華編《臺灣原住民政策變遷與社會發展》，51-120。臺北：中央研究院。
- 陳文德. 2010. 《卑南族》。臺北：三民書局。
- 陳淑娟. 2007. 〈臺灣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的個案研究—以閩、客雙語的大牛欄及泰雅族水田部落為例〉，鄭錦全、何大安、蕭素英、江敏華、張永利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41-54。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_____ . 2009. 〈南投語言活力消長的調查研究—中生代居民第一語言及最流利語言之比較〉。《高雄師大學報》26.1: 65-80。
- _____ . 2010. 〈泰雅語的語言活力與語言復振—以司馬庫斯及竹東為例〉。《臺灣語文研究》5.1: 15-36。
- 陳淑娟、江文瑜. 2005. 〈語言能力、語言使用與母語維繫—以泰雅族水田部落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報》12: 139-154。
- 陳淑嬌. 2003. 「臺灣語言活力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91-2411-H-415-008）。臺北：國科會。

- _____. 2007.〈臺灣語言活力研究〉，鄭錦全、何大安、蕭素英、江敏華、張永利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19-39。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陳清河、陳彥龍. 2009.「臺灣地區電視產業歷史考察及文物史料調查研究結案報告」。臺北：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 陳誼誠. 2017.《阿美族語的語言活力》。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麗君. 2010.〈臺灣南島語族鄒族 ê 語言使用 kap 語言能力〉。《台語研究》2.1: 4-26。
- 黃宣範. 1995.《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新一版）。臺北：文鶴。
- 黃毅志、章英華. 2005.〈臺灣地區族群交友界限之變遷：1970年與1997年的比較〉。《臺灣社會學刊》35: 127-180。
- 詹素娟. 1998.《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1900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 趙金山、朱逢祿、高達來、朱秀春、趙山玉、趙山河、趙正貴、朱鳳生、夏有發. 1995.「賽夏族口述歷史研究工作計畫研究報告」。苗栗縣：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 劉千嘉、章英華. 2018.〈臺灣原住民的族群婚配類型：世代效果、代間傳承與族群差異〉。《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39: 77-121。
- _____. 2021.〈社會變遷下的原住民族語能力：婚配與移徙模式的影響〉。《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4.4: 781-815。
- 劉幼琍. 1997.〈原住民廣電節目與電台所有權研究〉。《廣播與電視》3.2: 1-28。
- 劉彩秀. 2021.「臺灣原住民族群認同與族語保存之關聯性調查計畫成果報告」(MOST-107-2410-H-128-019-MY2)。臺北：科技部。
- 劉璧榛. 2008.《認同·性別與聚落：噶瑪蘭人變遷中的儀式研究》。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鄧相揚、許木柱. 2000.《臺灣原住民史，邵族史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謝國平. 2007.〈語言流失與 RLS 在臺灣〉，鄭錦全、何大安、蕭素英、江敏華、張永利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7-18。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2023年2月9日收稿；2023年4月7日修訂；2023年4月17日接受刊登]

劉彩秀

世新大學英語暨傳播應用學系

thliu@mail.shu.edu.tw

章英華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thwa@gate.sinica.edu.tw

李壬癸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paulli@gate.sinica.edu.tw

【附錄 1】九個臺灣原住民族群校正後之調查完訪率

族別 項別	邵	拉阿魯 哇	卡那 卡那富	噶瑪蘭	賽夏	卑南	鄒	賽德克	魯凱	總計
規劃抽出 樣本數	100	100	100	200	500	500	500	500	500	3,000
實際發出 樣本數	100	107	99	200	500	500	527	500	500	3,033
期望完成 份數	60	60	60	120	300	300	300	300	300	1,800
訪問 成功數	56	81	79	127	275	296	313	300	352	1,879
失敗 樣本數	44	26	20	73	225	204	214	200	148	1,154
不合格 受訪者	3	1	4	16	28	52	50	25	16	195
實際發出 樣本	97	106	95	184	472	448	477	475	484	2,838
粗完訪率	56%	76%	80%	64%	55%	59%	60%	60%	71%	62%
校正後 完訪率	58%	77%	83%	69%	58%	66%	66%	63%	73%	66%

註：實際發出樣本為訪問的樣本數扣除裡面不合格受訪者。

【附錄 2】九個臺灣原住民族原鄉地帶之各層權數計算

分層原則		母體(Ni)						樣本(mi)						權數'(Ni/mi)*(m/N)					
居住地	性別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
原鄉	男	邵族	26	35	29	36	39	2	5	5	6	3	3	0.589	0.317	0.263	0.272	0.589	
		拉阿魯阿	12	20	17	18	10	7	5	6	10	4	3	0.109	0.302	0.128	0.082	0.113	0.106
		卡那卡那富	22	9	25	13	9	5	6	9	8	4	3	0.166	0.068	0.126	0.074	0.102	0.075
		噶瑪蘭	43	41	29	60	45	37	6	4	3	12	9	0.325	0.464	0.438	0.226	0.226	0.239
		賽夏	169	214	259	253	170	116	4	8	6	18	7	1.914	1.212	1.955	0.637	1.100	0.751
		卑南	682	577	463	615	407	303	18	14	8	21	18	1.716	1.867	2.622	1.327	1.024	1.716
		鄒族	303	242	304	324	224	145	11	16	19	28	18	1.248	0.685	0.725	0.524	0.564	0.365
	魯凱	542	576	625	797	523	365	11	12	20	22	16	2.232	2.174	1.416	1.641	1.481	1.181	
	賽德克	512	526	511	483	428	232	19	15	28	20	24	1.221	1.588	0.827	1.094	0.808	0.751	
	女	邵族	56	19	23	25	22	2	2	1	6	2	4	1.268	0.861	0.174	0.566	0.249	
		拉阿魯阿	15	19	10	7	10	3	2	8	5	9	4	0.340	0.108	0.091	0.063	0.050	0.034
		卡那卡那富	19	10	11	2	4	4	4	4	10	2	6	0.215	0.113	0.050	0.045	0.030	
		噶瑪蘭	38	28	17	37	32	56	9	1	2	3	10	0.191	1.268	0.385	0.559	0.145	0.254
		賽夏	150	154	142	117	144	127	3	11	2	12	7	2.265	0.634	3.216	0.442	0.932	0.719
卑南		610	449	392	497	468	455	13	15	14	19	20	2.126	1.356	1.268	1.185	1.060	0.937	
鄒族		269	222	243	264	204	239	9	8	17	19	12	1.354	1.257	0.648	0.629	0.770	0.451	
魯凱	584	517	514	664	483	528	13	13	19	14	15	2.035	1.802	1.225	2.148	1.459	0.997		
賽德克	523	377	348	395	338	317	20	18	23	13	21	1.185	0.949	0.685	1.376	0.729	0.756		

註：N=41,480 (2015年12月15歲以上九族原住民族人口總數)；n=1879 (族群保存計畫有效樣本總數)

【附錄 3】九個臺灣原住民族非原鄉地帶之各層權數計算

分層原則		母體(Ni)						樣本(mi)						權數 '(Ni/mi)*(n/N)					
居住地	性別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
非原鄉	男	邵族	85	25	25	30	30	3	1	1	1	2	2	1.283	1.132	1.132	0.679	0.679	0.679
		拉阿魯阿	9	5	5	2	2	1	4	1	1	1	1	0.408	0.057	0.226	0.091	0.091	0.091
		卡那卡那富	3	2	1	2	2	4	1	3	1	1	1	0.034	0.091	0.015	0.091	0.091	0.091
		噶瑪蘭	99	73	59	51	25	8	3	7	1	8	2	1.495	0.472	2.673	0.289	0.566	0.181
		賽夏	483	287	212	152	86	20	15	16	10	11	4	1.459	0.813	0.960	0.626	0.974	0.302
		卑南	625	530	412	340	338	338	17	7	8	6	7	1.665	3.430	2.333	2.567	2.187	2.187
		鄒族	329	210	177	152	72	32	10	7	10	4	3	1.490	1.359	0.802	1.721	1.087	1.450
		魯凱	573	351	338	253	104	35	22	15	15	10	5	1.180	1.060	1.021	1.146	0.942	1.585
		賽德克	328	192	152	91	58	58	8	10	4	6	1	1.857	0.870	1.721	0.687	2.627	2.627
	女	邵族	44	34	43	56	56	1	3	5	5	5	5	1.993	0.513	0.390	0.507	0.507	0.507
		拉阿魯阿	13	4	16	6	5	4	3	1	1	1	1	0.147	0.060	0.725	0.272	0.226	0.226
		卡那卡那富	11	10	4	6	4	1	1	2	3	1	1	0.498	0.453	0.091	0.091	0.181	0.181
		噶瑪蘭	80	70	80	68	52	23	7	3	3	7	7	0.518	1.057	1.208	0.440	0.337	1.042
		賽夏	495	347	395	316	198	93	17	31	35	19	15	1.319	0.507	0.511	0.753	0.598	0.702
		卑南	628	590	550	561	391	165	15	14	12	7	6	1.897	1.909	2.076	3.630	2.952	1.068
		鄒族	330	292	272	280	192	89	8	16	18	15	10	1.869	0.827	0.685	0.846	0.870	0.336
		魯凱	534	390	446	455	270	154	19	13	21	30	5	1.273	1.359	0.962	0.687	2.446	2.325
		賽德克	369	276	285	216	128	54	12	4	8	7	4	1.393	3.126	1.614	1.398	1.450	1.223

註: N=41,480 (2015年12月15歲以上九族原住民人口總數); n=1879 (族群保存計畫有效樣本總數)

A Study on the Endangerment of Formosan Languages: Results of a Sampling Survey

Dorinda Tsai-Hsiu LIU, Ying-Hwa CHANG, Paul Jen-Kuei LI

Shih Hsin University, Academia Sinica, Academia Sinica

This study adopts the key endangerment indexes 1 to 3 built by UNESCO's "Language Vitality and Language Endangerment" to examine and judge the vitality indexes for nine indigenous languages of Taiwan (also known as Formosan languages). Between June 2013 and October 2014, 1,87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gathered.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quantitative data, especially the estimated populations and percentages of the heritage language speakers aged 16 and above, and the vitality levels of these languages in question. The language vitality of Kanakanavu, Hla'alua, Thao, Saisiyat and Puyuma was not optimistic and much lower than expected; while Kavalan, a small ethnic group with only a little more than 1,000 people, had similar vitality to the medium-sized ethnic groups. After 1960, the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Taiwan's ethnic groups has greatly reduced along with the dramatic changes of Taiwan's aboriginal society. A large number of Formosan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switched to using Mandarin Chinese in their daily life, resulting in the rapid loss of their heritage languages.

Key words: Formosan languages, language endangerment, heritage language, population of native speakers